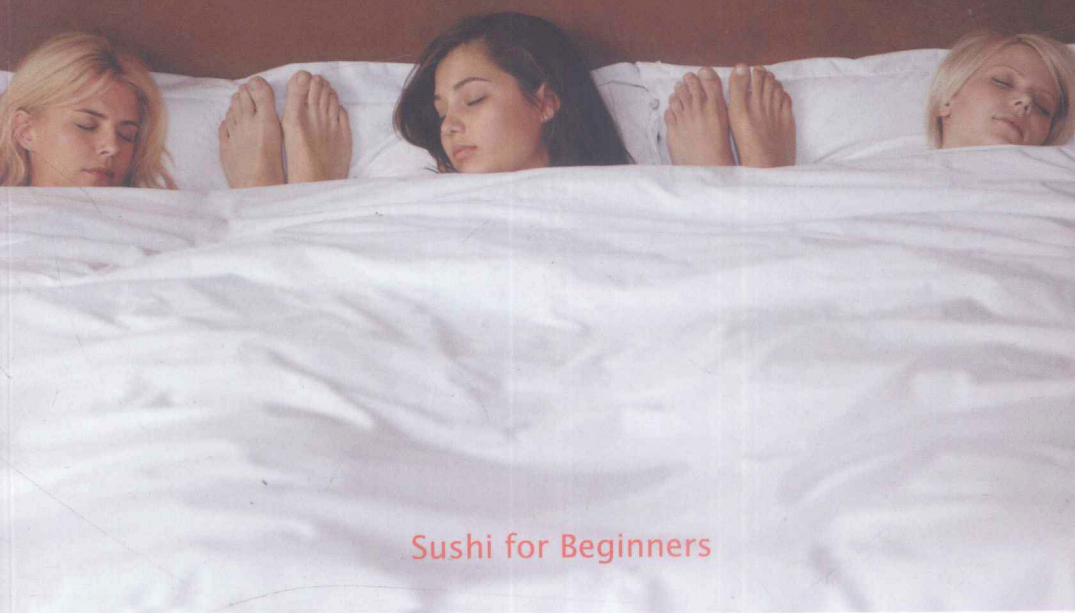




Sushi for Beginners

恋爱的寿司

Marian Keyes [爱尔兰] 玛丽安·凯斯——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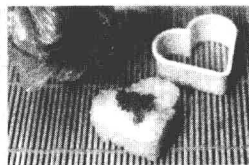
朱建迅 潘稚萍——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恋爱的寿司

[爱尔兰] 玛丽安·凯斯——著

朱建迅 潘稚萍——译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Sushi for Beginners
By Marian Keyes
Copyright © 2000 by Marian Keyes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Group Ltd.
through Andrew Num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2 New Star press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恋爱的寿司 / (爱尔兰) 凯斯 (Keyes, M.) 著; 朱建迅, 潘稚萍译.

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2.10

ISBN 978-7-5133-0745-1

I. ①恋… II. ①凯… ②朱… ③潘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爱尔兰—现代 IV. ①I56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129303号



恋爱的寿司

(爱尔兰) 玛丽安·凯斯 著; 朱建迅 潘稚萍 译

图片来源: 华盖创意

统筹编辑: 高磊

责任编辑: 高微茗

责任印制: 韦舰

封面设计: 天行健设计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刚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 010-88310888

传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刷: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660mm × 970mm 1/16

印张: 28.5

字数: 325千字

版次: 2012年10月第一版 2012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33-0745-1

定价: 39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楔 子

“糟糕，”她心里暗忖，“看来我的精神正在崩溃。”

她四下打量着她刚刚一头扑上去的这张床。她的身体迟迟未经洗浴，手足摊开、倦怠乏力地躺在早该换洗的床单上。羽绒被上到处都扔着一团团黏糊糊的卫生纸。五斗橱上一大堆久遭遗弃的巧克力沾满了灰尘。横七竖八地摊在地板上的，是一本本她早已不能凝神阅读的杂志。角落里的那台电视机，无情地对着她的床头播放白天的节目。哎，整个地方都让人精神崩溃。

但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是什么呢？

“我一向以为……”她想，“你知道，我总是期待……”

她恍然大悟。“我一向以为事情终将发生转机……”

第一章

《佳人》杂志社。这里连续数周一直笼罩着异常的气氛，一股大势不妙的情绪正在悄悄蔓延。有人瞧见美方总经理凯尔文·卡特在办公楼顶层慢悠悠地寻找洗手间。消息一经证实，怀疑终成燎原之火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显然，他刚从纽约总部来到伦敦。

来了。丽莎激动地攥紧拳头。的的确确，终于来了。

当天晚些时候，有人打来电话，问丽莎是否愿意上楼拜见凯尔文·卡特和英方总经理巴里·霍林思华斯。

丽莎砰的一声摔下话筒。“我当然愿意！”她大声嚷道。

几个同事连头也懒得抬一下。干杂志编辑这行，摔话筒，大声嚷嚷，全都不足为怪。再说，眼下交稿期限迫在眉睫，他们正为此忙得不可开交。倘若时至傍晚本期刊仍不能如期付梓，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《嘉人》(Marie-Claire)便会再度抢先。可这关我啥事呢，丽莎一边想着，一边步履蹒跚地走进电梯。今天过后，她就不在这里干了。她将去别处另有高就。

丽莎被挡在会议室门外，等了足有二十五分钟。巴里和凯尔文毕竟都是大人物。

“要不让她进来？”巴里问道，他觉得时间已经消磨够了。

“从我们叫她开始，才过去了二十分钟。”凯尔文傲慢地说道。显然巴里·霍林思华斯并没意识到他凯尔文·卡特是何等重要的人物。

“不好意思，我还以为过了很久了。没准你还能再教我几个挥杆击球的诀窍呢！”

“没问题。好，低头，别动。别动！站稳了，左臂伸直，挥杆！”

丽莎最终获准进来时，只见巴里和凯尔文坐在那张仿佛长约一千米的胡桃木桌后面。他俩皱着眉头，一副大权在握的派头。

“请坐，丽莎。”凯尔文气度高雅，朝她颌首致意，他那覆满银发的硕大脑袋很是醒目。

丽莎坐了下来，往后拢了拢她的深褐色头发，恰到好处地露出其中几绺免费染的蜜黄色秀发。之所以免费，是因为她在专栏“时尚排行榜”中对某某美发厅不吝溢美之词的缘故。

她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，双脚优雅地交叠着，脚上是一双帕特里克·考克斯^①皮鞋。这双鞋的尺码小了一号——多少回她嘱咐帕特里克·考克斯公司公关办公室给她寄六号的鞋，可他们偏偏寄来五号的。不过免费的帕特里克·考克斯鞋毕竟是馈赠之物，脚趾夹得生疼这种无关宏旨的细节又有何碍呢？

“谢谢你的到来。”凯尔文笑着说道。丽莎决定最好还是报以一笑。同其他交易一样，微笑也是一种商品，仅仅用以交换有用之物。不过她认为自己眼下这么做很值得。再怎么讲，一个姑娘被派驻纽约出任《曼哈顿》副主编一职，这样的好事可不是天天都有的。她因而咧开嘴，露出一口珍珠般细密洁白的牙齿。（她的牙齿保护得这么好，得益于本年度供应的伦勃朗^②牌牙膏，这种牙膏曾经用于赞助一次读者竞赛，不过当时丽莎觉得，这些牙膏若是搁在自家的盥洗间，准会令她倍加珍惜。）

“你在《佳人》工作了多久？”凯尔文翻看着面前装订好的几页纸，“四年？”

“到下个月满四年。”丽莎低语道，透出惯于审时度势的老手不卑不亢的语气。

“你任编辑差不多有两年了？”

“两年的美好时光。”丽莎语气肯定地说，强忍着没将手指戳进喉咙呕出来。

“你才二十九岁，”凯尔文惊叹道，“哦，你知道，在我们伦道夫传媒，辛勤工作的员工终将得到丰厚的回报。”

听到这个不加掩饰的谎话，丽莎漂亮的双眸倏地一亮。与西方世界的众多公司一样，伦道夫传媒给辛苦工作的员工的回报是：低得可怜的薪水，不断增加的工作量，降级，出人意料的裁员通知单。

可是丽莎却不一样。一天的工作大多始于早晨七点半钟，白天一干就是十二三四个小时，等她最终关闭电脑，已是晚间新闻的时间。她经常在周六、周日甚至银行休业的周一赶来上班。看门人都讨厌她，因为她无论何时打算来办公室，

①帕特里克·考克斯 (Patrick Cox)：专营箱包皮具的时尚品牌。（本书注释除标明为编者注外均为译者注）

②伦勃朗 (Rembrandt)：加拿大牙膏品牌，主要功能为美白。

都得专门有人过来为她开门，同时被迫放弃观赏周六足球赛或周一全家周游布伦特十字区^①的度假计划。

“伦道夫传媒有一个空缺，”凯尔文郑重其事地说，“这是一次很好的挑战，丽莎。”

知道了，她的心情有些急躁。有话直说好了。

“担任此职需要移居海外，这对当事人的配偶有时可能会带来不便。”

“我单身一人。”丽莎不耐烦地说。

巴里惊讶地蹙起眉头，想起几年前他不得不如数奉送的那张十英镑大钞，作为不知何人的结婚礼金。他那时也许可以断定此人必是丽莎无疑，当然也许不会，因为当时他大概已经不像以前一度那么有见识了……

“我们正在为一家新的杂志物色一位编辑。”凯尔文继续说。

一家新的杂志？丽莎不由得心头一惊。《曼哈顿》可是七十年来一直都在发行呵。就在他凝神思索对方的话到底有什么言外之意时，凯尔文给了她沉重的一击：“这需要你迁居都柏林。”

这一打击震得她脑袋嗡嗡作响，耳鼓似要爆裂。茫然恍惚间，唯一真实可感的只是受到挤压的脚趾一阵钻心的疼痛。

“都柏林？”她依稀听见自己喑哑的嗓音问道。兴许……兴许……兴许他们说的是纽约的都柏林。

“爱尔兰，都柏林。”凯尔文·卡特的声音仿佛透过长长的、荡着回声的隧道，摧毁了她的最后一线希望。

我无法相信此事居然发生在我身上。

“爱尔兰？”

“爱尔兰海对岸那片狭小而又潮湿的地方。”巴里出于好心在一旁提醒道。

“那儿的人好喝酒。”丽莎有气无力地说。

“对，还总爱唠叨个没完。就是那儿。经济繁荣，年轻人居多。市场调研显示，在那里创办一家新潮的女性杂志的条件已经成熟。所以我们想请你出任此职。丽莎。”

他俩满含期待地瞅着她。她知道，照理她得眼含热泪、结结巴巴、怀着难以

①布伦特十字区：伦敦市区北部地名，以购物中心著称。

遏抑的激情大声表白一番，说她多么感激二位对自己的信任，多么希望她能不辜负这种信任。

“呃，好的……谢谢。”

“我们在爱尔兰的投资业务十分可观，”凯尔文夸夸其谈地说，“我们有《爱尔兰新娘》、《凯尔特健康指南》、《盖尔室内艺术》、《爱尔兰园艺》、《天主判官》。

“不，《天主判官》就要停刊了，”巴里打断他说，“销售量直线下滑。”

“《盖尔编织艺术》。”凯尔文对坏消息一概没兴趣，“《凯尔特车市》、《私房菜》——这是我们出版的爱尔兰美食杂志、《爱尔兰风格DIY》，还有《爱尔兰美男》。”

“《爱尔兰美男》？”丽莎费力地吐出这两个词。眼下明智的做法是继续对方引出的话题。

“《爱尔兰美男》，”巴里纠正道，“小伙子们看的杂志。吸收了《百科概览》和《竞技场》两家之长。接下来要由你创办它的女性版本。”

“名字呢？”

“我们考虑用《妙龄女郎》。年轻，活泼，时尚，性感。这就是我们的定位。尤其是性感，丽莎。越巧妙越好。不谈女性割礼那些消极方面或是没有人身自由的阿富汗妇女。那不是我们所关注的读者群。”

“你们要的是一本对重大话题坚决保持沉默的杂志？”

“正是！”凯尔文面露喜色。

“不过，我从没去过爱尔兰，对这个地方我一无所知。”

“正是！”凯尔文附和道，“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。没有先入为主的印象，只有一次新鲜而认真的接触。薪水照旧，调派福利优厚。两个星期后周一上任。”

“两个星期？那几乎就没有什么时间让我……”

“听说你有超强的组织协调能力，”凯尔文两眼炯炯有神，“我对此印象深刻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丽莎不能控制自己。换作平时，即便是心如刀绞，她也照样面带微笑，因为她能看清形势。可她眼下却慌了神。

“那么《曼哈顿》副主编一职呢？”

巴里和凯尔文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。

“《纽约人》的提亚·西沃洛是合格的人选。”凯尔文傲慢地道出实情。

丽莎点点头，心里陡然生出末日来临的感觉。她僵硬地站起身准备离去。“我什么时候必须做出决定？”她问。

巴里和凯尔文再度交换了一下眼色。

最终还是凯尔文开了口：“我们已经让人顶了你的现任职务。”

世界在她眼前慢慢消失，丽莎知道这是既成事实。此事她别无选择。一声尖叫憋在心里，她怔住了，停了好几秒，方才缓过神来明白这儿没她什么事了，她只有摇摇晃晃走出这个房间的份。

“想去打局高尔夫吗？”丽莎刚走，巴里便问凯尔文。

“想去，但是不能。马上得去一趟都柏林，还有其他几个职位要面试呢。”

“现在谁是爱尔兰地区的总经理啊？”巴里问。

凯尔文皱了皱眉头。巴里应该知道此事。“一个叫杰克·迪瓦恩的家伙。”

“噢，他呀。挺有主见的一个人。”

“我可不这么认为。”凯尔文非常讨厌自行其是的人。“至少他最好别那样有主见。”

丽莎试图对此解释一番。她从来不肯坦承自己的失望。尤其是在作出这许多牺牲之后。

可是劣材难成器啊。都柏林毕竟不是纽约，任你使尽浑身解数。享受“优厚”的调派津贴还有可能因违反《贸易说明条例》而遭到起诉。更糟糕的是，她必须放弃自己的汽车。她的车！这真像是被截去一条腿啊！

没有哪个同事对她的离开真正感到惋惜。她从来不准任何人说帕特里克·考克斯鞋的不是，即便是那些穿五号鞋的姑娘们。加上她惯于不吝言辞发表对别人刻薄而不承担责任的议论，因而赢得了“多嘴婆”的雅号。尽管如此，在丽莎的最后一个工作日，《佳人》的员工们还是被召集起来，老大不情愿地到会议室参加例行的送行晚会。塑料杯里盛着可以兼作脱漆剂的温吞的葡萄酒，托盘上零乱摆放着甜甜圈和跳跳糖，还有一则（无望成为现实的）传言——鸡尾酒香肠就要新鲜出炉了。

就在大伙儿纷纷举起第三杯酒，全都喝得酒酣耳热之际，有人喊道“静一静”，随后巴里·霍林思华斯开始照本宣科地致辞：感谢丽莎所做的一切，祝她一切顺利。大家认为他的发言很精彩，尤其是他说对了丽莎的名字。在上次的送行会上，

巴里作了一段催人泪下，长达二十五分钟的演讲，盛赞某位名叫海瑟的人才华骄人、业绩出众，让这位名叫菲奥纳的即将离职的人窘迫地站在一旁。

接下来有人送给丽莎几张面值总计共达二十英镑的玛莎百货商店^①代金券，还有一张上面印有色彩鲜艳的河马图案和“舍不得你走”字样的大卡片。丽莎的前任助理爱丽·本恩可是费尽心思才选定这份送行的礼物。她冥思苦想，用心琢磨什么东西最让莉莎反感，最后才得出玛莎百货商店代金券将令她难堪至极的结论（爱丽·本恩正好是五号的脚）。

“为丽莎干杯！”巴里结束了发言。此时，在场的人全部兴奋得直嚷嚷，他们乘兴举起白色塑料杯，任酒汁和软木塞碎屑溅到衣裳上，一边暗自窃笑，互相捅胳膊肘，大声喊道：“为丽莎干杯！”

丽莎被迫一直待到她能够体面退场的时候。她对这次离任期待已久，但她一直盼望着能像冲浪般荣耀体面，嗖的一下往前冲去，很快离纽约仅剩一半路程。孰料她却被打发到一个闭塞落后的地方去办杂志。这不啻一场噩梦。

“我该走了，”她对十几位过去两年在她手下供职的女人说。“我还得收拾行李呢。”

“那是，那是，”她们附和道，然后醉醺醺、闹嚷嚷地表达自己的美好祝愿。“好吧，祝你好运，愿你喜欢爱尔兰，愿你开心，保重，工作悠着点……”

丽莎走到门口时，爱丽尖叫道，“我们会想你的。”

丽莎机械地点点头，关上门。

“像是脑子有毛病。”爱丽没有片刻犹豫。“还有酒剩下吗？”

他们迟迟不散，直到喝干最后一滴酒，用刚被吮净汤汁的手指拈起托盘上甜甜圈的最后一粒碎屑。接着，他们一个个兴致高到了危险的地步，互相对视片刻，大声问道，“下面干什么？！”

这群突然造访索霍^②的客人，在星期五晚上出入于一个个酒吧，畅饮墨西哥龙舌兰酒。身材矮小的谢里夫·梦塔姬（特写助理）不慎跟其他人走散，在一个好心男士的护送下回到家里，九个月后成了他的妻子。珍妮·杰弗里（时装专栏助理编辑）接受了一位男士掏钱为她买下的一瓶香槟，此人尊称她为“女神”。加比·亨德森（健康和美容专栏）的手提包给人偷了。爱丽·本恩（最近刚被擢升为

①玛莎百货商店：玛莎百货是英国最大的跨国零售商业集团。

②索霍：伦敦的商业娱乐中心，英国最大的夜生活所在地。

编辑)在奥德杜尔街一家气氛最热烈的酒吧费力地爬上一张桌子,疯狂地跳起摇摆舞,直到摔倒在地,右足多处骨折。

换句话说,一个美妙的夜晚。

第二章

“特德,你来的可真是时候!”艾什林用力推开自己的房门,这回没有吐出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几个词儿,而那几个词可是“噢,该死,是特德。”

“真是时候?”特德侧着身子小心翼翼地挪进艾什林的房间。他平素不会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。

“我要你说,我穿哪件外衣最合身。”

“愿意效劳,”特德那张黝黑的瘦脸绷得更紧了,“可我是个男的。”

不完全是,艾什林一时颇觉怅然。真没劲,半年前搬进楼上寓所、并即将将艾什林视为知己的这个人,并不是一个身材高大、待人和善、令她怦然心动的男子汉。只是一个叫做特德·马林斯的精瘦结实的小个头男子,经济拮据的办事员,异想天开的搞笑单人秀艺人,并且有一辆自行车。

“先瞧瞧这件黑色的。”艾什林抬臂耸肩穿上黑色外衣,罩住原先的“面试专用”白色丝绸上装,下面是一条穿上立显奇瘦的黑色长裤。

“有什么大事?”特德坐在一张椅子上,不住地扭来扭去。他的胳膊、肩膀和膝盖,无不线条分明,轮廓清晰,犹如一张本人的全身素描画像。

“求职面试。今天上午九时三十分。”

“又一次面试!这回是什么工作?”

过去两周艾什林已经申请了好几份工作,从马林加西大荒一家牧场的驯养员到一家公关公司的接线员。

“一家叫做《妙龄女郎》的新杂志的助理编辑。”

“什么？一份正儿八经的工作？”特德阴沉的脸上顿时泛出光彩。“我真不明白你干吗要去申请之前那些工作，你干那些，可是太委屈自己了。”

“我对自己没有多少信心。”艾什林粲然一笑。

“我更没有什么信心。”特德不甘示弱地回敬对方一句。

“一家女性杂志，”他若有所思地说，“你要是被人家录用，不妨给《妇女天地》的那帮家伙一点颜色看看。报复好比盘中菜，冷了再上不嫌晚！”他仰起脑袋，模仿文森特·普雷斯^①发出一长串沉闷的笑声：“嘿嘿嘿嘿嘻嘻哈哈哈哈哈！”

“其实，报复压根不能算作一道菜。它是一种感情，或是别的什么。不值得你费神琢磨。”

“可你想想他们是怎么对待你的，”特德有些吃惊地说。“那个女人的沙发被糟蹋了，又不是你的错！”

艾什林为《妇女天地》这家用普通纸印刷的爱尔兰周刊工作了多少年，她已懒得去想了。艾什林身兼多职，小说编辑，时装编辑，健康与美容编辑，手工艺编辑，厨艺编辑，文字编辑，心理咨询阿姨，精神顾问。听起来名目繁多，事实上并非如此。因为《妇女天地》每期的编排，全都根据一套极为严格、经过反复检验的程序。

每一期的封面设计都是如出一辙——清一色的一幅南方美女的肖像，几乎全能用作卫生卷纸的封面包装。然后是烹饪专栏，介绍如何掩盖买来的廉价肉的特有的味道。每期都刊登一篇短篇小说，讲的是一个男孩和他的祖母，一开始是不共戴天的对头，到最后成了意气相投的朋友。接着是问题专栏，当然无一例外皆以一封信的形式出现，数落一个脸皮特厚的儿媳妇的种种不是。第二第三页登载了读者的孙子孙女的“滑稽”故事，以及他们那些讨好卖俏的行为和话语。封三是一封充满陈腐说教的信，写信者名义上是一位牧师，实则总是由艾什林在截稿最后期限前十五分钟草草拟就。接下来是“读者建议”，其中一条建议令人不可思议地使艾什林身败名裂。

“读者建议”是用约瑟芬·索普斯这个普通名字向其他读者提供的生活小窍门。这些窍门总是围绕如何量入为出节省开支，如何不花钱照办事。它们一般基于这样一个理念：你不需要购买任何东西，因为一切皆可利用家中现成之物动手造出

^①文森特·普雷斯（1911～1993）：美国著名恐怖片演员，曾在《蜡像馆》、《蝙蝠》等片中饰演重要角色。

来。柠檬汁就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。

比如，既然你可以利用柠檬汁和洗衣液调制洗发水，为何还要购买价格不菲的洗发香波？想让秀发亮丽生辉吗？你只需将两只柠檬的汁液挤在头发上，然后暴晒在阳光下，坚持一年。想要除去哗叽布沙发上的蔓越橘汁吗？将柠檬汁和醋酸一起调和即可。

可惜这一招实际上并不管用。至少在安娜·奥沙利文太太的沙发上未能奏效。整个事情错得离谱——蔓越橘汁变得越发顽固，甚至连除渍大王也奈何不了它。尽管用了大量的格莱德除味剂，整个房间仍然弥漫着浓浓的酸味儿。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，奥沙利文太太笃信恶行必遭报应的道理。她扬言势将诉诸法律手段。

《妇女天地》的编辑萨莉·希利启动对此事的调查程序之后，艾什林承认这些点子纯系她本人杜撰，因为那个星期的读者来稿为数甚少。

“我本以为不会有谁对这些点子信以为真的。”艾什林小声替自己辩解。

“我真得对你刮目相看，艾什林，”萨莉说，“你总是说你没有想象力。班内特神父的来信倒没有什么，我知道你是从《天主判官》上剽窃的，好在这家杂志——你暂时不要对外声张——就要破产停刊了。”

“我很抱歉，萨莉。这种事以后绝不会发生了。”

“该说抱歉的是我，艾什林。我不得不让你走人。”

“就因为一个小小的过错？我不相信！”

她有理由不相信。她遭到解雇的真正原因，是《妇女天地》编委会对杂志发行量急剧下跌深表忧虑，认为该杂志正渐现“颓势”，因此得找一个替罪羊。艾什林这回出错，可谓正当其时。现在他们只需将她解雇即可，否则还得向她支付一笔裁员赔偿金。

萨莉·希利心里很苦恼。艾什林是你能碰到的最可靠、最尽职的雇员。整个编辑部全赖她一人勉力支撑，萨莉自己却是迟来早走，周二、周四下午干脆不露面，去接她那上芭蕾舞课的女儿和参加足球训练的儿子。可是编委会已经明确表态，艾什林和她两人当中必须走一个。

考虑到艾什林多年来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，为了安抚她的情绪，编委会允许她在找到新的工作前继续留任现职。好在她别处履新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。

“怎么样？”艾什林伸手抚平外衣的前胸部位，转身问特德。

“不错。”特德的肩胛骨鼓起复又缩回。

“这件是不是更好些？”艾什林穿上另一件在特德看来几乎一模一样的外衣。

“不错，”他重复道。

“哪一件？”

“无论哪一件。”

“哪一件更能显出我的腰身？”

特德局促不安地说：“你又来了，你心里老是惦记着自己的腰身。”

“我没有腰身可以惦记。”

“你就不能像正常女人一样接着谈谈你的臀围？”

艾什林的腰身委实乏善可陈，但是正如人们对与己有关的坏消息总是难以接受一样，她迟迟不能了解真相。直到她十五岁那年听到她最好的朋友克洛达赫叹着气说：“你真走运，没有腰身。我的腰围很小，这样臀部就很显眼。”她这才发现了这个惊人的秘密。

但凡处在身体发育期的女孩，大多会站在镜子面前为两只乳房是否一般大小伤透了脑筋。艾什林的目光关注的，却是比这更低的身体部位。最后她搞到一只呼啦圈，在自家的后花园带着极大的热情苦练不辍。整整两个月的时间，她夜以继日乐此不疲地转着圈，舌头耷拉出来。邻家的母亲们全都双臂交叉放在胸前，从自家花园的墙上看过去，互相会意地点点头，“像她那样拼命地玩呼啦圈，准会早早地玩进坟墓。”

永不停歇，走火入魔似的旋转并没有带来任何起色。即便是在十六年后的今天，依然无法否认，艾什林的身材轮廓是直统统的，没有一点线条。

“没有腰身，并不能算是一个人的最大不幸。”特德从局外人的角度对她好言劝慰。

“的确不是，”艾什林带着意犹未尽的热情附和道，“可能还长了两条难看的腿。我就很倒霉，的确长了两条丑腿。”

“你没有。”

“谁说没有。这两条腿是我妈妈遗传给我的……不过她遗传给我的，也就仅此而已，”艾什林愉快地补充道，“我看我的个人形象还不算怎么差。”

“我昨晚跟女朋友一起待在床上……”特德急欲改变话题。“我告诉她，地球是平的。”

“什么女朋友？地球怎么啦？”

“哦，不对，”特德自言自语地说，“我昨晚跟女朋友一起躺在床上……我跟她说地球是平的。^①哇喔！”

“哈，哈，挺好。”艾什林有气无力地说。

做一个深受特德赏识的人，这其中的最大坏处，莫过于耐心倾听他那些新鲜的搞笑段子并评判其优劣。“修改一下如何？昨晚我跟女朋友一起躺在床上，我告诉她我将永远爱她，对她不离不弃……哇喔。”她以挖苦的口吻补充道。

“我要迟到了，”特德说，“需要坐我的自行车吗？”

特德骑自行车去农业部上班时，经常顺路搭载去她公司上班的艾什林，让她坐在车后座上。

“不，谢谢。我跟你不同路。”

“祝你面试成功。今晚我顺路来看你。”

“我一刻也不怀疑我会走好运。”艾什林暗自说道。

“噢！你耳朵发炎好了吗？”

“好些了，差不多要好了。又能自个儿洗头发了。”

第三章

艾什林最终选定一号夹克衫。她发誓她能在双乳和腹部之间居中部位发现一条轻轻的凹痕，这对她来说就够好了。

她苦苦思索，吃不准究竟该如何打扮自己。一番斟酌之后，决定还是朴素着装为佳，以免给人家留下愚蠢轻浮的印象；但又唯恐看上去过于单调，遂又挎上心爱的黑白双色小马皮手提包。接着她揉揉幸运佛，拍拍口袋里的幸运卵石，有些懊恼地瞅着那顶红色的幸运帽。纵使你戴上一顶缀有小羊绒球的帽子去参加

^①此句中的 lying 又可解读为“我昨晚跟女朋友在床上时对她说了谎……”。

面试，又能给你带来多少运气？不管怎么说，她不需要这顶帽子——根据她的星象推算，今天应该是个吉利日子。

出门走上大街时，她得抬脚跨过一个躺在前门口熟睡的男人。然后，她看准伦道夫媒体公司都柏林办事处的方向，步履轻快地与都柏林市中心密集的车流并排而行，同时，按照路易丝·L.海^①的建议，在心中一遍遍地默念我能得到这份工作，我能得到这份工作，我能得到这份工作……

但是倘若得不到又当如何？艾什林忍不住暗自寻思。

没事，我不会在意，没事，我不会在意，没事，我不会在意……

尽管艾什林表面上显得镇定自若，但是奥沙利文太太的沙发引发的一连串事件，已经把她折磨得身心交瘁，致使她处在压力之下每每流脓的耳朵此番再度流脓。

保不住自己的饭碗，只能说明你幼稚，令你尴尬，这种事不应发生在一个三十一岁、有房贷要还的女人身上。

为了不使自己的人生就此沉沦下去，艾什林开始怀着极大的热忱寻找工作。任何稍稍说得过去的工作，她都从不言弃。不，她无法套住脱逃的种马，她在应聘西大荒牧场的工作时坦言相告——她事先估计场方招聘的是一份行政职务——但她愿意学习。

每次参加求职面试，她都一遍遍地重复她愿意学习这句话，但在她申请的所有工作中，只有《妙龄女郎》的岗位真正遂她心愿。她喜欢杂志社的工作，而杂志社的工作在爱尔兰极为稀缺。艾什林不是当记者的料，她只不过是一个出色的组织者，对细节极为留意。

伦道夫传媒公司的杂志分部位于码头边一幢办公楼的第三层。艾什林已经知道伦道夫传媒公司同时拥有“九频道”这家规模虽小、但发展势头不错的电视台，还有一家高度商业化的电台，但它们显然都在别处运营。

艾什林走出电梯，沿着走廊朝接待处疾速走去。这地方似乎一片忙碌，人人手上拿着一叠纸步履匆匆走来走去。艾什林兴奋得难以自制，继而又紧张得直犯恶心。接待桌前，一个头发蓬乱的高个男子跟一个娇小的亚洲姑娘聊得正欢。他们都压低了嗓门，不过根据两人那互不相让的架势，艾什林知道他们都恨不能冲对

^①路易丝·L.海（1926～）：美国最负盛名的心理治疗专家，著名作家和演讲家，主张使用心理暗示拯救自己的心灵。

方大吼一气。艾什林继续快速前行。她不喜欢争吵，即便是其他人的争吵。

她刚刚朝接待员瞥了一眼，便立即明白自己当初对化妆一事的估量实在是错得离谱。特丽克丝——她的胸牌上是这个名字——眼里流露出闪亮、性感而又抑郁的目光，看来此人信奉浓妆艳抹多多益善的原则。她的眉毛拔得几乎一根不剩，唇线涂得又浓又暗，恰似唇边的一圈胡髭，满脑袋金色秀发被几十只均匀分布闪闪发亮的微型蝶状发夹绾住。艾什林对此触动很深，不禁心里暗忖，若是这样打扮，她每天准得提前三小时起身。

“你好。”特丽克丝的声音有些嘶哑，听起来像是每天要抽四十根烟——她碰巧就是一个每天得抽四十根烟的女人。

“我今天早晨九点有一场面——”听到身后有人尖叫一声，艾什林骤然打住。她扭头循声望去，只见刚才那个头发蓬乱的男人正在护理自己的拇指。

“你咬我！”他大声嚷道，“麦，你还吸了血！”

“但愿你打的破伤风预防针还没有过期失效。”亚洲姑娘的笑声里透出几许嘲讽。

特丽克丝咂咂舌头，两眼朝天咕哝了一句，“一对活宝，从来就没有消停过。请坐，”她对艾什林说，“我马上告诉凯尔文说你来了。”

她消失在双层门后，艾什林瑟瑟颤抖着跌坐在一张沙发上，旁边的咖啡桌上散乱摆放着许多种当期杂志，乍一见到这些杂志，她顿时绷紧了神经——这份工作她实在太需要了。她的心儿激动得怦怦狂跳，胃里泛起一股苦味。她失神地用拇指和食指揉了揉幸运卵石，焦虑引起的一阵战栗从她身上掠过，恍惚间，她依稀觉得那个刚才挨咬的男人大步走进洗手间，体型娇小的亚洲姑娘噔噔噔踩着重步踏上电梯，幕帘般厚密的长发在她脑后甩来甩去。

“卡特先生让你进去。”特丽克丝回来时，脸上浮现出难以掩饰的惊讶表情。最近几天，那些应试人员真是让她伤透了脑筋。他们每人在她桌前等候召见的时间足有半个钟头之久。在此期间，特丽克丝不得不推迟打电话给自己的男女朋友们，一边倾听这些人用殷殷求教的口吻提出的问题，一边帮助分析他们得到工作的把握有多大。凯尔文·卡特和杰克·迪瓦恩在面试室里的全部工作，就是玩拉米纸牌^①游戏，这一点更是让她受伤的心灵进一步蒙受了耻辱。

^①拉米纸牌：这种游戏的基本玩法，是形成三四张同点的套牌或不少于三张的同花顺。